

基于教材本质的体育教材概念辨析与反思

杨秋颖¹, 董翠香¹, 柴大任²

(1.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241; 2.临泉县靖波中学, 安徽 阜阳 236400)

摘 要: 立足国家政策层面对教材建设首度重视的背景, 基于教材本质的分析, 对体育教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予以界定与阐释, 并以教材编制理论基础、理念、内容、载体形式为切入点, 揭示未来体育教材编制应亟待关注与思考的方面。将体育教材定义为: 实现体育教育目标, 根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学校体育教学实际需求, 服务于体育教师和学生, 是具备经筛选、加工、处理和整合的体育教育信息, 并以传递这些信息为主的载体或媒介。应从体育学、教育学、心理学、设计学等学科视角出发, 加强体育教材编制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 体育教材编制的理念层面以承接与渗透体育核心素养为切入点, 重视体育知识与技能、健康知识与行为、人格与道德品质培养等多元化内容体系的设置, 促进纸质、电子、多媒体、网络平台等不同形式载体搭配共用的立体化体育教材建设。

关键词: 学校体育; 体育教材; 概念辨析; 体育教材编制

中图分类号: G8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8)03-0085-06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extbooks

YANG Qiu-ying¹, DONG Cui-xiang¹, CHAI Da-ren²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Linquan County Jingbo Middle School, Fuyang 2364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extbook construction is valued at the national policy level for the first time, based on their analysis about the nature of textbooks, the authors defined and explaine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 and starting with the theoretical basis, conception, contents and carrier form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revealed the aspects that should be focuses on and thought about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The authors defined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 as a carrier or medium that mainly delivers physic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which is screened, processed, handled and integrated according to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o as to serv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o realize physical education objectives. We shoul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ch disciplines as physical education science, pedagogy, psychology and design science etc,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building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starting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core attainments at the concept lev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value the configuration of a system consisting of diversified contents such as phys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health knowledge and behaviors, personality and moral quality cultivation etc, and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three-dimens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s configur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carriers such as paper, electronics, multimedia and network platform etc.

收稿日期: 2017-07-27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项目“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材设计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170314); 上海高校“立德树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项目(11000-515100-140)。

作者简介: 杨秋颖(1989-),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学校体育学。E-mail: 814296505@qq.com 通讯作者: 董翠香教授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cept analysis;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2016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文件,习总书记作出重要讲话。该文件在国家政策层面有3个第1次:第1次国家整体布局,颁布文件;第1次明确教材建设的国家实权,强调国家层面的统筹管理;第1次提出健全国家教材制度,从国家层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教材局。10月24—2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主题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教材建设,发挥教材的育人功能。2017年5月19日教育部召开会议,启动部署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和教材管理办法研制工作。一系列国家政策颁布、重要会议举行,预示着我国对教材的重视已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这为各学科、各学段教材建设、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与平台。

在过去25年中,我国教育学、体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先后对“教材、体育教材”的概念作出了多种解释。究其原因在于受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学者以模糊性、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以多元反对统一。从语言学角度说,他们不承认有一种具有特权,可用作评判其他话语的元话语^[1]。学者基于不同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学科知识积累、教学实践等视域多元解释“教材、体育教材”,很难界定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只是随着人类知识水平的提升,借助更科学的方法逐步接近合理的解释^[2]。但不可否认的是,千变万化之下存在共性的界定规律与本质属性。

教材的本质特性是各学科教材本质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与前提,对不同学科教材本质的理解应以教材的概念为本,结合学科特征进行界定与阐释。本研究旨在回顾我国教材、体育教材概念相关研究,在把握与理解教材本质基础上,对体育教材的概念重新界定与阐释,并从理念、理论基础、内容体系、载体形式出发分析当前体育教材编制亟待关注的方面,为新形势下有关体育教材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

1 教材概念的研究现状与界定分析

1.1 教学论视角下教材概念的界定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滕刚信胜基于教学论提出:教学是在班级这个场所内进行的,以教材为媒介构成的教师、教材、学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材是构成这种完整教学过程的一个要素,并拥有决定性作用^[3]。范印哲^[4]界定教

材是组成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根据一定教学任务而选择、组织的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在教学过程中,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和教学工具,是学生所学知识的主要来源和学习指导。钟启泉^[5]从3个层面对教材进行的广义界定:第一,教材是学生应当掌握的知识体系,包括事实、概念、法则、原理等;第二,教材是知识背后的能力体系,通过各种作业和活动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第三,教材还包括了能力体系背后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规范。综合以上论述,发现教学论视域下教材的共性特征及所含要素:

(1)特征: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实际需求、教育内容进行编写的;将教材置于教学过程之中,作为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服务对象是教师和学生,是教与学的利用资源;借助不同的物质载体存在与显现,如教科书、辅助性图书资料等文本教材、多媒体课件等视听教材、模型或仪器等承载或传递特定教育信息的物化形态的教具^[6]。

(2)要素:应掌握的知识体系(事实、概念、法则、理论);帮助掌握这些内容与形成能力的知识结构、配合性作业与练习等;逐步内化与培养的世界观知识,和有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认识、观念和规范^[7]。

1.2 教材本质的多元理解

学者因年代、视角不同,对教材本质、本质特性、教材观的理解有所区别。

陈柏华等^[8]从教材观角度分析,发现教材的发展历经不断的变革,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由注重书本知识过渡到教材与社会生活、儿童及其经验融为一体。此后相继出现以布鲁纳、施瓦布、奥苏贝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材观,以德国瓦根舍因、克拉夫基等“范例式教学”引起的范例式教材观,以满足学习者需求为主的人本取向教材观,重视知识生成性、情境性和建构性的建构主义教材观。

张怡^[9]从新课程观视角指出教材本质特性应更加全面深入,要把握4个新课程的教材本质特性:(1)目标领域拓宽,教材是新课程倡导的三维课程目标的承载体,是课程目标得以体现并最终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与途径,教材除了原理性知识,还应包括方法论知识和伦理性知识;(2)从“教材”向“学材”转变,从学科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兼顾逻辑式组织方式和心理式组织方式的协调发展;(3)呈现范例性,教材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学习、人格构建的一种范例,

它不是学生必须完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而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是师生进行对话的“话题”;(4)结构上的优化,载体形式呈现多样化的局面。

折延东等^[10]从不同学科视角剖析与思考教材的深层本质:(1)在知识论层面,认为教材的本质是科学知识、文化精粹的“集装箱”与“传输带”,属于人类各个知识领域的附属品与载体,忠实地服务于人类文化的传承。(2)在学习论层面,认为教材的本质是“学生学习的材料”,学习本身就是“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的旧观念建立起非人为、实质性的意义关联的过程”,即知识、人格、德性的形成源自学习者在情境中借助自己与外界环境间的对话、交往与探索而发生的自主建构活动,则教材是学习的素材、经验的体系、同化的对象、发现的材料、认知的媒介、结构化的情境刺激。(3)在伦理层面,认为教材的本质是主流价值的搭载平台,不同于普通社会产品,认可什么、反对什么、宣扬什么、诋毁什么都是指引青少年心灵走向的重要信息。在这个视野中,中小学教材的本质是呈现社会正面形象,传达社会积极价值观的教学文本。(4)从社会学层面,认为教材是社会建构的工具。

1.3 易混淆概念的辨析

与素材的区别:素材是教材的源泉,但不是教材。教材亦不是对素材的简单加工和整理,而是在充分考虑学生学习规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特征等诸多教育需要的基础上,精选和提炼出来并进行切实加工与改造的结果^[6]。

1)与教科书的联系:每个学科都有配套的教科书(或称课本、教学用书),作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反映学科内容(课程内容),为教学内容提供依据^[11-12]。有学者认为,教科书是狭义的教材概念,但也有学者从形式、内容两方面对二者关系进行阐述:形式上,教材直观表现形式以教科书呈现出来,教科书是经过精心编纂,包含学生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的最直观的教材,教科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主要材料;内容上,教材不单指依据教学大纲加以组织编排的作为各门学科的主要材料的教科书,所有在课堂上用到的、有助于增进学生知识的资料都可以称之为教材。教科书只是教材的一种形式,教材包含教科书^[13]。

2)与课程内容的联系:教材以具体的事实、现象等素材表现出来,其首要意义和基本价值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和最大限度地承载并传递课程内容及其内在教育价值。教材正是为学生正确、有效理解和掌握科学概念、方法和价值观所提供的直接学习对象(事实、现象、过程等),是学生学习课程内容的有利媒介,具有

鲜明的直观性、具体性和手段性^[6]。

3)与学术专著的差别:教材是站在学习者角度呈现知识,全程关注学习者心理状态与经验基础,而专著是站在研究者、科学家的角度呈现,关注研究进程的可重复性、研究结论的可推敲性;教材是为学生服务的,使学生读懂、学懂,因此表述应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而学术专著关注的是研究活动的严谨性、科学性,强调表述的严谨性、中肯性与论证的充分性;教材要同时关注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教育心理学是教材编写者的依据,一定的教学思想、学习理论决定着教材内容的呈现思路与策略,问题学习线路与知识认知线路是教材内容安排的一般依据,而专著中对知识的呈现一般按照问题探究线路与研究结论陈述线路进行^[10]。

1.4 教材概念的再界定与阐释

综合上述,教材是具备某种教育信息(即经验、知识、技能、价值观等),并以传递其信息为主的载体(或媒介)。其中,具备教育信息是教材的本质属性,而传递教育信息是它的功能属性,载体(或媒介)则是教材存在的物质形式。此概念与贾洪洲^[14]指出的教材3层含义有异曲同工之效:第一,教材为达成特定教学目标服务;第二,教材为传递一定知识,因此一定含有特定信息;第三,这些信息可以呈现或记录在纸、胶片、磁带、录像、多媒体等各种物质形式的媒介上,而这同样可以揭示出本研究所阐述的教材本质属性与功能属性。

若从字面意思理解,教材中的“教”有两层含义,一是代表了教育或教学中的相关信息,二是以培养被教育者(达成特定教育目标)为目的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材”代表了承载与传递这些信息的载体。

从属加种差定义法角度,可以理解素材与教材的关系,素材是携带着某种信息的载体,是属,教材来源于素材,是种,而教育信息则是教材与素材的种差。教育是教育者以现有的经验、知识、技能(即教育信息)教化培育被教育者,最终使被教育者成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需要的人才。广义的教育是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教育是指专门组织的教育——学校教育,教育形式多样,但学校是我国最为主要的教育场域。这也是为何学者多从教学论的角度阐释与研究教材,因为教材具备的教育信息主要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发挥作用。

由于在教育或教学中,不同学科教育信息的内容与特征不同,那么载体的物质形式亦不同。如语文学科的教育信息可能是人物故事、古诗词、名胜古迹介绍等,数学学科的教育信息可以是公式、加减法、应用题等,体育学科的教育信息可以是某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身

体锻炼的手段和方法、运动员事迹、运动赛事的历史和背景等。不同特点的教育信息可以借助现有的资源通过不同的载体形式表现出来,如纸、胶片、磁带、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物质形式,物质载体形式是教材属性之一。即凡是教材,都会以一定的载体形式表现出来,但这只是涉及教材外在形态,与功能和作用无关,能否达到教育目的最终取决于教材具备与传递的教育信息。但教材的载体形式也是不容忽视的,关系到信息传递的效果、受教育者喜爱与使用程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促进或阻碍教育信息传递的作用,所以根据不同的教育信息考虑适宜的载体呈现形式至关重要。

从学者对教材的界定与阐释看,可以将教材放置于不同的场域进行理解。因为教材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外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互关系,因此,无论从教学论、知识论、学习论、伦理学、社会学等与教材相关的场域去解读教材都无可厚非,但这些理解与阐释应以教材本质为基础、前提,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教材功能、作用、价值进行的延伸与发展。在包容与接纳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学者对教材的多元化阐述,并肯定这种思想与认识上的进步,同时也要保持思维敏捷,认清与把握教材的本质,这样方能避免在相关研究中出现界定与认知不清、本末倒置的现象,进而保证教材建设与研究的正向发展。

2 体育教材概念的研究现状、特征及界定

2.1 体育教材概念的研究现状

近20多年来,体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体育教材”概念进行界定与阐述。从定义“体育教材”内涵看,学者们对“体育教材”的认知与界定不同,包括几种倾向。

1) 身体活动的内容体系说。毛振明^[15]认为体育教材是在体育课中为实现教育目标而精选、组织的身体活动的内容体系。

2) 体育教学材料说。孙辉^[16]指出体育教材是指受体育本质所规定的和受学校体育教育内容所客观制约的,并在认真地、严格地加工与处理原有体育素材的基础上,筛选出的那部分具有现实意义和可用价值的体育教学材料;秦涛^[17]界定体育与健康课程教材是指对那些具备学习或教学材料前提条件与要求的,经过加工、处理、提炼和整合的体育学习或教学材料,其属性主要体现在“健身作用、教育作用”等方面,是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的教学和学习内容。可见,两位学者均认为体育教材是经认真、严格的加工、处理、提炼与整合的学习或教学材料。

3) 体育教科书(狭义的教材)说。符谦^[18]认为体育教材是体育教学中师生据以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媒

介。在载体形态上包括文字教材和视听教材,在内容上分为理论教材和实践教材,从含义上包括教科书或课本、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抽象的教学内容3个方面,体育教材在教学过程中是教学内容的具体化。张庆新等^[19]提出体育教材的狭义概念,即体育教科书,且仅包括学生用书和教师用书,不包括挂图、卡片、光盘等教学材料。体育教材是供学校进行体育教学使用的材料,是体育学科传承体育文化和满足学生体育知识需要的载体,在体育教育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012年,尤超英^[20]也从狭义概念界定体育教科书,认为是反映体育学科的知识与逻辑结构,能够对学生学习体育知识、掌握运动技能提供系统指导的一种学习、教学媒介。从狭义角度定义体育教材为体育教科书,体现出将体育教材的本质定性为教学或学习的媒介或载体,有些学者指出载体的形态,有些学者指出载体在体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4) 运动场面说。贾齐^[21]认为体育(运动)教材是教师对课程内容予以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状况所设置的运动场面。用“运动场面”指运动教材,运动场面包括:技术动作,教师为了使使学生掌握作为教学目标的某一动作而安排的身体练习;运动条件,学生在进行技术动作练习时的外部条件;运动课题,通过身体练习所期望获得的运动感知觉。该定义有别于其他学者基于教学论的界定,主要是指某一动作的学习,并考虑学习这一动作的外部影响条件,最终学习这一动作获得的肢体感知觉。任何运动技术动作,最终都指向肢体感知觉的获得,但运动教材和体育教材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为培养人的教育目的服务^[15],区别二者有助于认识体育教材的概念。

5) 混合界定说,即“体育教材是……,是……,是……”。有学者提出体育教材是体育教学过程的要素之一,是体育教学内容的载体,是介于体育教师和学生之间教育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学生传递体育理论知识、运动文化和运动价值观念是体育实践教材和体育理论教材的基本功能^[22]。于荣等^[23]认为体育教材是为实现学校体育教学目标,编选和组织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体育知识和技能体系,是体育教师和学生体育教学过程中据以进行教与学活动的材料,是连接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主要桥梁和媒体。这种界定与表述的方式容易让读者产生“体育教材到底是什么?”的疑问。因此,存在不能揭示教材本质并有可能出现将服务对象、载体形式、功能与作用等混淆为教材本质的问题。

2.2 体育教材概念界定的特征分析

从界定的视角看,无论学者从哪种倾向出发去定义都将其置于体育教育过程中,即均是基于体育

教学论的阐释。因此,与从教学论视角界定“教材”一样,存在一些特征:以实现学校体育教育目标为目的,以教育部颁布的体育教学大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为依据;供体育教师和学生使用并起到指导作用;以经过加工、处理、提炼和整合的体育知识和技能体系为主体;基本功能是传递体育理论知识、运动文化和运动价值观;不同的物质表现形式。

2.3 体育教材概念的再界定与理解

综合对“教材”“体育教材”概念梳理、归纳、总结、分析,试图从体育教学论视角定义“体育教材”:为实现体育教育目标,根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学校体育教学实际需求,服务于体育教师和学生,是具备经筛选、加工、处理和整合的体育教育信息(即体育与健康知识、运动技能体系、体育文化、运动价值观等),并以传递这些信息为主的载体或媒介。

研究体育教材应始终站在学校体育教育这个场域,紧扣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教育目标,考虑学校体育教育目标对教育目标、先进教育理念(如立德树人、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健康中国等)的衔接与联系。在此基础上,反映并落实体育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与编写建议,同时为体育教学提供依据,服务于体育教学环节中师生教与学的互动。当然,这是体育教材存在的职责与义务,那么体育教材是什么?能实现这些职责与义务,所以从本质而言它是一种载体或媒介,并且是携带着经业界专家学者、一线体育教师在理论与实践中共同筛选、加工、处理和整合的体育经验、知识、技能、价值观的载体或媒介。正因为它是具备体育教育信息的载体(媒介),决定其功能属性是实现信息的传递,借助不同的载体形式供体育教师和学生使用与学习,因此体育教材是体育教育教学过程的不可或缺因素之一,辅助教师教和学生学,促进学生掌握体育知识、技能,形成体育品德和价值观,进而实现体育教育的育人化人目的。

3 对新形势下体育教材编制的反思

3.1 教材编制的理论基础层面

多年来欠缺有关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材编制与建设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即体育教材编制者、研究者头脑中应具备的并对编制体育教材有指导作用的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薄弱。有学者指出,寻找厚实理论作为根基,而且理论基础体现出心理学、教育学、人体科学等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并且具有一定通用性和权威性是当前我国学校体育教材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24]。体育教材建设与编制的理论体系构建应考虑相关学科的理论模型,如教育学理论,包括学习理论、教学理论、课程理论、教育传播理论等;体育学相关理论,包括生长发

育特征、动作技能发展与学习规律等;心理学相关理论,包括认知特征与发展规律、学习兴趣与动机等;以及设计学相关的知识,包括美学设计、信息教育技术等。此外,借鉴不同版本体育教材编制专家、研究者的经验、思路并予以总结提炼,也可构成指导体育教材建设与编制的理论体系组成部分。

3.2 教材编制的理念层面

1997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素养进行界定与遴选研究,相继美国、国际组织欧盟以及亚洲的日本和新加坡开展了核心素养的研究。我国于2013年5月,由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牵头进行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的研究,最后拓展到各个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可见核心素养是未来世界教育研究的趋势和潮流。学生的核心素养本质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的问题,涉及学生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等多方面能力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学科核心素养则是核心素养在学科中的具体化,是学生学习该门学科后所形成的能力和品格,因此每个学科的作用与价值都极为重要且不可相互替代^[25]。体育学科对学生身心健康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承担着培养具有“终身体育锻炼能力的人”的重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国家教育目标中学生必须达到的能力素养,其研究成果将影响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制定,并以体育教材为载体和媒介,呈现与贯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理念,最终影响体育教学实践。因此,体育教材的理念层面应紧跟世界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承接与渗透体育核心素养理念为切入点。

3.3 教材内容编制层面

我国“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提出,体育学科被重命名为“体育与健康”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对人群健康的日益关注,以及体育在促进全民健康这项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拓展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内涵,不再是以运动技能的传授为主,更关注学生健身知识的掌握,改变自己的健身行为及健康状况,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终身体育的习惯;不再是仅仅围绕学生体质测试的生物体育观,更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关注学生的人格养成和道德品质培养,使学生获得运动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意志更坚强、性格更开朗、道德更高尚^[26]。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与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决定了体育教材内容体系的多元建构,除运动知识与技能外应考虑与健康行为、健身习惯养成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与学生人格与道德品质培养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内容。

3.4 教材载体形式编制层面

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普及对传统教育思想、观

念、模式、内容和方法产生巨大冲击,带来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体育学科因其以室外教学活动、运动技能模仿与练习、身体活动与竞赛为主,致使现有静态化纸质教材不能为学生提供直观易学、生动趣味的学习资源,区别于其他学科在载体形式方面的特殊需求,更加凸出体育教材与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相结合的重要性。纸质、多媒体、音视频、网络数字平台等是体育教材的载体形式,目前体育领域乃至整个学校教育领域常用的教材是以纸质为媒介的教科书(或教学用书、或课本)。今后,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突破单一的纸质媒介形式、实现不同媒介形式的融合是一种必然的时代趋势。即根据体育教材中不同教育信息(即教材内容)的特征,采用适宜的媒介形式并将承载不同体育教育信息(教材内容)按照体育教育的要求、学生发展的规律等,借助网络信息技术汇集在一起,最终形成具备一定体育知识、技能、文化、价值观体系,并由不同媒介形式搭配使用的立体化体育教材。

多元视角下对教材本质的理解,有助于结合体育学科的特征厘清体育教材的内涵与外延。尽管随着时代与教育理念的不断变迁,体育教材的外延处于开放式、不断变化与更新的状态,但把握住体育教材的本质属性,可以做到“万变不离其宗”,抓住需要关注的核心要素——理论基础、理念、内容、载体形式,合理接受体育教材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背景下的多元化延伸与拓展。与此同时,这种开放式的态度有助于体育教材的研究迎合当前国家相关政策、先进教育理念、数字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不断更迭创新,满足体育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多元化需求,以促进体育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达成。

参考文献:

- [1] 郭志聪,王必胜. 浅析后现代哲学的多元论思想[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6, 18(4): 58-60.
- [2] 姜健,孟凡强. 体育概念的辩证逻辑属性[J]. 体育文化导刊, 2007(1): 55-57.
- [3] 弗洛姆. 日常生活中的两种生产方式:占有与存在[M]//林方. 人的潜能和价值.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4] 范印哲. 教材设计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5] 钟启泉. “优化教材”——教师专业成长的标尺[J]. 上海教育科研, 2008(1): 7-9.
- [6] 刘继和. “教材”概念的解析及其重建[J]. 全球教

育展望, 2005, 35(2): 47-50.

- [7] 范印哲. 教材设计与编写[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8] 陈柏华,高凌飏. 教材观研究:类型、特点及前瞻[J]. 全球教育展望, 2010(6): 63-69.
- [9] 张恰. 基于新课程的教材本质特性探析[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4): 153-156.
- [10] 折延东,周超,黄灿灿. 论教材的本质及其重建[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6): 42-47.
- [11] 陶然,赵更群. 中国教师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4.
- [12] 钟启泉. 现代教育学基础[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13] 尹芳. 教科书与教材概念的误读及归因[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 274-275.
- [14] 贾洪洲. “体育课程内容、体育教材内容、体育教学内容”内涵解析[J]. 体育教学, 2017(3): 122-124.
- [15] 毛振明. 论素材、教材、教材研究——体育教学改革思考之二[J]. 浙江体育科学, 1993, 15(5): 1-4.
- [16] 孙辉. 试论体育教材与体育素材[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1994, 10(2): 15-17.
- [17] 秦涛,刘新平. 试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材与素材[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3): 182-183.
- [18] 符谦. 对新课程标准下的体育教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4, 23(6): 827-829.
- [19] 张庆新,毛振明. 中国近现代体育教材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 体育学刊, 2009, 16(6): 68-71.
- [20] 尤超英,陈津梁. 体育教材内容优化的探讨[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2, 31(5): 118-120.
- [21] 贾齐,李国红,张广德. “体育(运动)教材”概念初探[J]. 体育与科学, 2006, 27(6): 93-95.
- [22] 李洪亮. 体育教材现状论析[J]. 体育与科学, 2002, 23(3): 75-76.
- [23] 于荣,徐松亭,程中庆. 对学校体育教材的研究[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3, 15(4): 80-82.
- [24] 贾洪洲,陈琦. 当前体育教材内容排列理论反思[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8(5): 90-94.
- [25] 姜勇,王梓乔. 对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内涵特征与构成的研究[J]. 中国学校体育, 2016(10): 39-43.
- [26] 季浏. 论面向学生的中国体育与健康新课程[J]. 体育科学, 2013, 33(11): 28-36.